电话:0433-7537167 E-mail:tumenjiangbao@163.com www.tmjnews.net www.tmjnews.cn 本版责任编辑 冯雪

红色档案

“珲高”学生结社事件始末（一）

“珲高”学生结社事件”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前珲春国民高等学校(以下简称“珲高”)。

在这个学校读书的部分学生,因接受进步的民族主义思想,曾自行结成一个秘密团体,这就是后人所称的“珲高”学生结社事件。然而,他们尚未开展任何影响社会的公开活动,就在敌人的威胁和恐吓中自行解散了。

原来,珲春日本宪兵队偶然查出了这个事件,日宪如临大敌,立即逮捕所有与此团体有联系的学生。这些学生在牢狱期间遭到严刑拷打,受尽了种种折磨。这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延边实行法西斯统治,也表现出他们惧怕人民大众奋起反抗的反动本质。

“珲高”学生之所以结成秘密团体,有着社会和政治上的原因。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走入死胡同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本国和它强占的地方变本加厉地实行法西斯统治,他们独霸延边的自然资源,垄断了物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城镇实行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在农村则把“出荷制”(“公粮”实行细粮配比制)强加于农民身上。“出荷”(“公粮”中细粮的比例),起初占总产量的20%~30%,后来又增加到60%~70%,甚至达80%。朝鲜族群众虽然种植水稻,却吃不上大米,只能吃换来的杂粮。

日本侵略者在文化上也强迫实行愚民政策和民族同化政策。他们鼓吹什么“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共存共荣”之类的荒唐论调,大搞“皇民化运动”,妄图把朝鲜族群众变成他们的“皇国臣民”。在所有学校里都强迫实行了奴化教育,全部教材都用日语编纂,以日语为教学用语,严禁使用朝鲜语言文字,甚至强迫朝鲜族群众“创氏改名”,忘掉自己祖宗和姓氏。

“珲高”自然也受到这种民族歧视。自1940年起,日本侵略者加强奴化教育措施,学校的校长自不用说,连教员也大都由日本人来充当。还往学校派来现役军人,强迫进行军事训练,实行军国主义教育。第一个来“珲高”的军事教官是伪满洲国现役少尉宋锡夏,学校成了兵营,学校的一切活动都一律强求军事化。每天早会时,学生们必须进行“宫城遥拜”和“皇城遥拜”,背诵“皇国臣民誓词”,不仅在教室里,在家里都供奉天照大神的神龛。男学生剃光头,戴战斗帽,臂带袖章,腿缠绑腿,身穿绿色校服,女学生留短发,身穿套裤。学生们一律携带木制步枪上学,受正式的军事训练。

这种未曾有过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同化政策,激起“珲高”学生的强烈愤慨。

1941年春,正当珲高学生反日情绪高涨的时候,一个叫梁在荣的学生从朝鲜咸兴来到这个学校就读。他的哥哥因从事反日活动,参加“三一”运动被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他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青年。梁在荣是勤工俭学学生,他在西鲜旅馆出杂役,做些旅客登记、端饭菜、卖物品等杂活,以维持读书生活。

当时,梁在荣藏有许多朝鲜文书籍和日文政治书籍,大部分属于当局的禁书。他起初同金东弼、金莹河等同学结交,背地里阅读这些书,谈论时局和前途,后来讨论决定成立“朝鲜族文艺普及会”,吸收李东熙、张桂先二人,组成了筹备委员会。梁在荣在金东弼的协助下,草拟出“朝鲜族文艺普及会”《章程》。《章程》中规定这一秘密团体的纲领要旨如下:

1.我白衣同胞具有悠久历史,决不能忘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2.我们为普及朝鲜民族语言和文字,决意创办刊物,并矢志冲破一切障碍,进行殊死的斗争。

3.本会会徽为圆形美术体“牺”字,寓有准备牺牲之意,会徽以每个会员的小指鲜血描绘,以表示我们身为热血青年,为普及朝鲜民族语言和文字,进行不屈不挠斗争。

4.会歌为《爱国歌》。

后来,又吸收孙三龙、李羲秀、方福万、朴尚浩、崔雄吉、金东勋等同学,讨论决定举行“朝鲜族文艺普及会”成立仪式等问题。

1941年春夏之交,在新安街金东弼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梁在荣在会上用朝鲜语讲了话。他颇有雄辩之才,会员们无不交口称赞。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要维护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不能忘掉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他号召大家说,这种事情,决不是靠一两个人能做得了的,大家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地同那些阻挠普及朝鲜语言文字的一切反动势力作不懈的斗争。会上,一致通过了《章程》。梁在荣被推举为会长,金东弼、孙三龙为副会长,李东熙为秘书兼编辑,张桂先为宣传部长,金东弼为组织部长,李羲秀为编审委员。

(摘自《珲春朝鲜族》)

时光刻痕

珲春朝鲜族姓氏和本贯（一）

姓氏和名字,反映着一个民族繁衍的历史和沿革。朝鲜族姓名与其他民族有着相异之点,从祖先开始沿袭下来的习惯——“本贯”。所谓“本贯”,就是本家族认定和公认的祖先曾居住过的地方。就是说,通过本贯能反映出一个家族其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繁衍下来的血统关系。一个家庭在生活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居住,但经过查家谱或本贯,就能清楚地了解是否同属一个祖宗的血缘亲属关系。在本贯形成、演变过程中,有的姓氏只有一个本贯,而有的姓氏则多达上百个本贯,而且依据这个本贯所形成的民间风俗习惯,有的一直沿用至今。

众所周知,珲春这一地区是满族发祥地之一,清朝长时期实行封禁政策,不准满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迁入定居,所以原来没有朝鲜族。但从19世纪中叶起,朝鲜边民便冒着封禁,开始越境到珲春一带密林之中采参、打猎或者在河边、山岔口开荒种地。地方当局则对朝鲜越垦者毁田平舍、驱逐出境。而朝鲜农民则采取“朝耕暮归、春来秋回”“令紧暂退、令驰又回”的办法,坚持在沿江或山岔口地方耕种。

据史料记载:1839年,朝鲜“稳城人金时宗及钟城人金同德、洪万兴、申汝正、金大龙、朴万寿、邦安泰等逃入上国(注:指中国),与奸民(注:当时对他民族的鄙称)合伙同住。”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100多年间,迁移到珲春来的朝鲜边民逐渐增多。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至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以后的迁徙高潮期间,大量朝鲜边民到珲春定居,使朝鲜族居民急剧增加。据1943年统计,当时居住在珲春县境内的朝鲜族人口已达78484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6%。

这些朝鲜垦民,后来加入了中国籍,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他们当中,除了一些被卖到满、汉族家乞食求生者,或甘愿当满、汉族的养子、养女,与满、汉族结合亲属关系者外,大部分家庭仍然保留和沿用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沿用自己的姓氏和本贯。据1925年调查,在珲春县境内定居的8163户朝鲜族中,有65个姓氏。

居住在珲春县境内的朝鲜族和其他地方的朝鲜族一样,一直沿用本贯这一习俗。如在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中也离不开本贯。如果是同姓氏,又是同一个本贯,就与满族的同姓又同旗的视为亲属一样,就认定是同一个血缘关系,就不允许同姓、同本贯的男女之间婚姻。同时,异姓、同本贯的也一般不允许结成婚姻关系。如果谁背道而驰,出现同一个姓氏又同一个本贯的男女之间结婚现象,就会受到家庭、近邻的鄙视和反对。如果长辈妇女去世,在其灵幡上要反映出其人的本贯,如去世的长辈妇女是庆州李氏的话,在其灵幡上必须写上“儒人庆州李氏之柩”的字样。可见,本贯这一习俗,在今后短期内不会被取消。

现在朝鲜族仍沿用的本贯,除个别姓氏的家庭沿用中国地名外,绝大部分姓氏沿用的本贯都是朝鲜地名。这是在长时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摘自《珲春朝鲜族》)**

地名探究

珲春与满语有关地名由来（四）

哈达门:位于珲春市区东北部,珲春河北岸。哈达门原地址是现在的河北村驻地,清顺治初年,此地就有满族村落。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从宁古塔迁徒来的满族关姓、铁姓、季姓等在这一带定居至今。哈达门原名哈达玛。“哈达”汉译为“峰”,“玛”是“坳”之意,合译为“驼腰岗子”。

槟榔沟:位于哈达门乡河北村北部,山坡地。清朝康熙五十三年(1714)始有住户,至光绪年间形成村落,村屯以槟榔沟得名。“槟榔沟”汉译为“小河”。

依力:位于马川子乡依力村北部,大马鞍山西北麓。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前,珲春土著满族(库雅喇人)世居于此。康熙五十三年(1714)时,大量满族人移居珲春,此地人口渐繁,以处在马鞍山(山有三座驼峰)下,得名依兰哈达。“依兰”汉译为“三”,“哈达”为“山峰、顶子”之意。

斐优城:位于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内,在辽金时期在渤海旧城的基础上,加以改建的,此城呈不规则的方形。“斐优”汉译为“簸箕”,城以形得名。

温特赫部城:位于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内,与斐优城一墙之隔。该城是渤海国时期的城址,辽金时期被沿用。“温特赫”亦称“温迪痕”,为满语,汉译为“祭板”。

南秦孟:位于板石镇驻地东北,南秦孟村中部,因驻地得名。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满族分散定居于此。光绪初年,形成村落。“南秦孟”汉译为“鸦鹄鸟”。

图鲁:位于板石镇图鲁村中部,北临珲春河。清乾隆十一年(1746)满族何姓(赫舍哩氏,东海库雅喇部赫齐达人)和郎姓等移驻在珲春外郎屯和图鲁屯处建屯。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外郎屯、图鲁屯等三个聚落点连成一片,统称图鲁。“图鲁”汉译为“成群结队而飞的鸟”。

太阳:位于板石镇东部,地处碾子山西北麓、金山脚下,四面是广阔平原。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满族郎姓迁此定居建屯。“太阳”汉译为“平”。

大肚川:位于敬信镇大肚川村中部河川处。清光绪前,满族渔民猎户的家属聚居此地,得名大肚川。“大肚川”汉译为“居住地”。

鲁田:位于板石镇鲁田村中部,清光绪初年建屯,名鲁田,又称大黑甸子(亦称黑殿)、鲁田顶。“鲁田”汉译为“乱泥塘”。

沙松背:位于哈达门乡二道沟村境内,从沟口往北进约7.5公里处的西面是一片坡地,因河岸边有两棵大杉松而得名沙松背。“沙松背”汉译为“喜鹊河”。

(摘自《珲春满族》)

边地风情

珲春朝鲜族房屋

珲春朝鲜族房屋一般以木材搭架,屋顶四个斜面,用稻草、谷草或瓦片覆盖。墙壁大多是泥墙刷白灰。解放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砖瓦结构的住宅日益增多。每栋房子一般分为三间(有条件者盖四大间),其中大约三分之二做炕,三分之一做灶间,为炊事之用。灶间外侧的大间没有炕,角门与灶间相通,作为仓库使用。大炕隔壁的大间全部铺成炕,并隔成两间,把朝阳的一间作为客房,北面的一间作为儿女卧室,客人来访时,男客进客房,女客进灶间大炕。

每个房间都有一扇门,从上到下都是细木格子门棂,糊上窗纸,以取阳光,现在多改为玻璃门窗。由于满屋都是炕,进屋就要脱鞋。过去农村的炕面都铺上芦席或高粱秆编制的席子,现在多用人造纤维板或地板胶,经常擦洗,保持干净。

(摘自《珲春朝鲜族》)

城市史话

珲春朝鲜族民族医药发展（一）

朝鲜族民族医药历史悠久,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发展祖国医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朝鲜族民族医药学与中医药学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它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是祖国医药学的组成部分。

珲春朝鲜族民族医药(以下简称朝医),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比中医迁入时间晚一个时期。

19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废除“封禁政策”,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以来,由我国内地和朝鲜各地迁入珲春的中医(朝医)逐渐增多。到1881年(光绪七年),珲春境内(今延边大部分地区)已有14家药铺,经营药铺的中医和药商达20人。这个时期,个别朝医开始迁入珲春地区。

据调查,在珲春最早的朝医是朴正会。1882年,朴正会从朝鲜迁入到现敬信乡白石村行医,当时他仅仅是弱冠之年,后移居到敬信乡金塘村和珲春等地,开设“水山堂诊疗所”,行医60多年。

朴正会于1950年在珲春去世,享年88岁。他德高望重,同情穷人,医术高超,很受老百姓爱戴。他一生中培养了许多徒弟,40年代中期,已经是耄耋之年的朴正会仍培养了3名徒弟。在板石春景村行医的白启范,行医的时间也比较早。他医治肺结核、胸膜炎等病有秘方,深受患者的爱戴。

到清末,特别是1910年以后,随着从朝鲜各地迁入延边一带定居的朝鲜人急剧增多,迁入珲春的朝医也逐渐增多。据1951年延边行署卫生科经办的《汉医登记表》中记载,1919年前开始在珲春行医的朝医就有15人。

1920年至1945年8月解放前在珲春行医的朝医有:

城关区:李承洙、李道善、黄正日、李京玉等人;

春芳区:吴应录、李殷赫、金钟珩、赵汉水、张龙浩、朴荣熙、李京一、鱼君振等人;

春化区:权学洙、金凤洙、金明愚、金济洪、裴奉元、金相思等人;

德惠区:罗仁柏、崔凤岳、马炳杰等人;

敬信区:金致秉、郑熔瑞、吴宽赫、金夏奎、朱京天等人:兴仁区:金亨极、崔元锡、韩日、沈景铉等人;

勇智区:许龙泽、韩德教、韩国明、黄冶鹤、金炳殷等人;

崇礼区:方京学、崔仕镐、姜凤国等人;

纯义区:千奉熙、崔寿岩、廉性宪、金基秉、车范淳、李秉三等人;

镇安区:申尚铉、廉范道等人。

据查,解放前在珲春最出名的朝医是韩德教,他擅长医治伤寒等传染性疾病,抢救了许多病人,被称为“韩大王”。韩德教在1945年8月去朝鲜,当年已有50多岁。朝医金元镇、金亨极,曾在大荒沟等地抗日根据地当医生,为很多游击队伤员治过病。他们治疗外科内科有丰富经验。韩日的父亲曾在独立军任过军粮部长。韩日受到父亲的反日思想影响,在龙井东兴中学念书期间,接收了反日教育。他毕业后返回珲春,多年从事艰苦的抗日活动,于193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1938年起,在三家子开设“回生医院”行医。1950年5月,以韩日开办的“回生医院”为基础成立“三家子区卫生所”,韩日任第一任负责人。**(摘自《珲春朝鲜族》)**

本期人物

红旗河骄子——郭池山（二）

魏拯民总指挥病逝后,日军更加疯狂的进行大讨伐,并实行三光政策,抗联一路军兵力不足1000人,处境很艰难。为了保存实力,郭池山向有关领导积极提出建议。第一次伯力会议之后,各抗联部队为了保存实力开始突围,实行战略转移,3月末撤退到苏联境内。进入苏联之后,郭池山被编入南营,也叫第一野营训练所,进行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出于侵略苏联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境内的军队调集于中苏边境。为了应对严峻局势,抗联司令部给各小分队下达了新的战斗任务,以小部队形式潜入东北各地进行侦察、破坏、打击敌人,恢复与地方组织的联系。

1942年1月22日,东满抗日小分队分遣计划表里是这样安排的:共有5个小分队,第三小分队队长郭池山活动区域为桦甸安图交界地,根据地为漂河东南林区。同时,执行特殊任务:一是恢复第一路军桦甸、吉林、磐石、伪满军工作及地方组织,二是负责通化方向残余人员收容。根据司令部的部署,郭池山同志带领小分队很好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郭池山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是带领抗联3名战士来到春化,目的是了解日军在春化及东宁县城的兵力部署、军事设施,为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基础。经过几天奔波他们来到春化兰家趟子西沟,这里有座木板棚,是村民张基哲建的。他夏天种地,冬天下套子打狍子,以此维持生活。这里曾经是抗联战士歇脚和提供粮食的地方。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他们反动统治,打击抗联,在沟沟岔岔安插了特务组织,张基哲的房子也被特务霸占,郭池山不了解这一情况。

1943年4月初的一天,郭池山带领3名抗联战士来到这里,他看到张基哲的房子面前有4个陌生人在劈拌子,这4个陌生人叫全官浩、张云亭、李长松、老李头(外号叫李瞎子),都是警察署便衣特务郭自清手下的小特务,其中全官浩的双手曾经沾满抗联战士的鲜血,也曾经得到过日本鬼子的赏钱,所以他是一个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的走狗,是抗日联军的死对头。全官浩一看穿黄军装带手枪的4个人,马上猜中是抗联战士,为了稳住郭池山他们,他装模作样地把他们请进屋里,当时虽想抓他们,但是怕敌不过抗联热血青年,心想不能轻易动手,只有借助警察的力量才能捉住他们,于是全官浩压住着急的心情等待机会。

郭池山向他们说:“我们是抗日联军,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现在革命形势很好,日本帝国主义就要完蛋了,革命就要胜利了,你们要为抗日做点工作,现在我们缺米、缺火柴和白酒,如果有的话,请卖给我们一些,我们一定多给钱。”全官浩听到这话,感到有机可乘,一面装作愿意为抗联战士做事,一面又装作非常为难的样子,企图用拖住郭池山他们的办法达到目的。他假惺惺地说:“这酒和火柴好弄,但米不好弄,弄不好要出人命的。现在没有米,明天可以弄点送来。”当时谈妥第二天拂晓送米来,以敲3下牛槽子为联络信号。

当郭池山他们走后,4个密探马上放下手里的活急急忙忙的回到兰家趟子,找他们的主子告密去了。郭自清听到消息后下了紧急命令,将兰家趟子警察队、武装自卫团还有日本鬼子国境守备队全调来了,一共纠集40多人,妄图以10:1的优势兵力将郭池山他们一网打尽。在天傍黑的时候,全官浩背着米顺着兰家趟子向西沟走来,讨伐队顺着岭岗到房屋附近将房屋周围团团包围起来,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

拂晓,全官浩拿起木拌子敲了3下牛槽子,“砰、砰、砰”的声音响彻在静静的山谷里,传出去很远。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全官浩急得大声叫起来:“东西拿来了,快收下吧,不然要送回去了。”当时郭池山他们位于离房屋100多米的山坡上,对全官浩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但没有想到房子周围有埋伏,当时看到全官浩敲打牛槽之后没有动静,金成国举着手枪大步向房屋走去,郭池山等3人在后面打掩护。金成国刚一进院,从对面就打来一枪,金成国当时受了轻伤,他马上转身向密林跑去,郭池山等3人马上把枪口对准打枪的地方,双方打了起来。

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打死了守备队的日军小队长,但敌人靠占据的有利地形和人多的优势向郭池山他们猛扑过来,郭池山感到纠缠下去于己不利,命令赶紧撤退。就在他们即将撤到安全地带的时候,一颗罪恶的子弹飞来,将郭池山打倒在地,不幸壮烈牺牲。其他3位同志见到自己的指挥员英勇牺牲,心中万分悲痛,对敌人更加仇恨,在心中暗暗发誓要为队长报仇。3名战士顺着山岗迂回到讨伐队回村的路口埋伏起来,待讨伐队往回撤时,他们向敌人发起突然袭击,将伪自卫团团长击毙,然后迅速撤出战斗。

在抗战胜利前夕,在看到东方曙光之时,郭池山把最后一滴鲜血洒在珲春兰家西沟。兰家趟子河水载着烈士英魂汇入红旗河奔腾西去入海流,英雄赞歌永远激励着珲春人民,将这块英雄鲜血染红的大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摘自《珲春朝鲜族》)